

愚兩請寄上海寶山路寶山里六十號
新女性編輯部爲荷

報費：本京每份銅子半枚，外埠每分半角，全年一元五角。
地址：北京沙灘新開路五號，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向培良

京報副刊

第三八八號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八日 星期一

相！你快回來！你的情感
自有安慰處。熱水。

一

武者小路實篤的小品

湯鶴逸

一一 徹底的嫉妒

義選讀竹田全集，中記有名叫新納武藏守

忠元（Shinno-hinokami-tadatoshi）男子，他看見自己最喜愛的女僕，在房內寫字，覺着可怪。及追近想看她寫的是甚，女僕驚慌着，將那寫的塞在嘴內橫吞下去了。忠元因怪生忿，即座把她殺了，從她腹內搜出來看，原來寫着一首古歌：

做人每易惹人世的風評（指男女關係言）
；夜色初深，

誰來枕畔，軒外的梅香。（大意。）

像這類的事，真非往日的日本，是不能見的。捉得的證據，是過於簡單明瞭，難怪他感着不快；但是性急，亦自有程度。竹田，更跋其後說：「難怪忠元亦感佩其風流，不覺爲之淚下罷！」時代和境遇，常使人思想不同如

此。

一二 選讀

我讀一本書，從始讀到終的時候，甚不多想，評論等類的書，每喜選讀，尤其喜偷些時間去讀，甚至不讀長篇。若教我去讀長篇稿子，那就苦我了；雖聽人說，怎樣好的作品，很怕着手去翻閱。長的多不過二十二三頁的最好。義選讀小說，惟怕一時讀完，讀到只留下百頁上下，每叫人突然興起。今雖一百頁的，亦屬困難。頭腦隨着年齡的增長，也頑固了，每不想離開自己的頭腦的軌道。若是用腦到自己所思考的以外的事，最感苦痛。

雖寫回信的事，若不想用腦到那個上面，勉強使之傾注時多寧閉口，不寫回信，第一自己抽思的時候，若他人向我說話，打斷我的思路，我亦閉口之時居多，以此數毫無顧慮，對我說話的人，也時時閉口。

我用腦常用到我所想考究的事上，故選讀書籍，亦因時不同。有時想讀種種的書，有時取出愛讀的書，此處彼處的選讀，稍讀一點，

也就滿足。又有徜徉無所事事，有時又想些甚麼。這種讀法，是否合宜，自亦不曉，因人有害，也未可知，但自己却喜這種讀法。

像這樣的我，義讀關於佛教的譬喻一則，深有同感：

「有一旅人，渴得沒法，幸而遠遠的看見有水了，走近却是湖水，因水過多，倒不曉得從何處喝起纔好，結果沒有喝，給渴死了。」

無論誰見見這個，恐無有不笑這個人的愚蠢。但當我們想發心研究佛教，看見佛教經籍，浩如煙海，無論如何是不能盡讀的，以此喪胆失去研究的勇氣。這種事實，未嘗無有，我就是這一類的人。

喝水無論從何處喝，原是都可以的，只喝我想喝的，只要能解我的渴，求真理亦然，內心能够得着滿足，清越，歡欣，僅此就可以了！

喝水無論從何處喝，原是都可以的，只喝我想喝的，只要能解我的渴，求真理亦然，內心能够得着滿足，清越，歡欣，僅此就可以了！

武者小路實篤的小品（一一至一四）

湯鶴逸

十一年來國內定期出版界略述補（一）伏國
八月 一篇日記 艾嬌娜
造就的又失敗了！ 玉照

本刊徵求新中國之柱石十人票及說明在京報第四版本月底截止請速投

一一一

我覺讀書，也實無從始到終順序讀去的必要，只從想讀的處所讀起，就可以了。次第讀去，固無不可，只要能够充足我的要求。

無聊的小者，沒有內的要求去發泄，沒有內的要求去讀書，讀得過多，雖能暗記，但終不能成為自己的血與肉，結果使自己內面的生活枯死，使質感貧弱。我讀這類人的作品，大都感着愉快。蓋讀不能成為白心而養分的作品，是最愚蠢的事。反之，為鍛鍊白心而始讀書，方為切要之圖。

一三 教科書與我的作品

以教科書為國民精神上唯一的糧食的人，就不是聰明人。他們以為只讀教科書不讀他書，就是愚昧。他讀甚麼書籍，是無危險的。以此，我對一般以我的作品來探入教科書而安心的人，很望他們安心。我對這類好人，頗覺可愛。凡低噏的人，多惹人憎惡，原因也就在此。對這般主張少給兒童，只讀教科書便算安全而不望新時代到來的人，最好使之安穩睡眠。

我個人受教科書的庇蔭，亦曾得到如應舉為最偉大的畫家，曾為惡而直言無隱，是值得褒美的，又如香齋松香蘭有用等先人為主的知識，其他紙讀「逸話文庫」一冊，似未在讀本上得着甚麼利益。

對這種不願將我的著作深入文部省欽定教

科書的人，亦有為我憤慨的。我很覺着滑稽，又覺着名譽。像登在今日教科書上的，只是過於安全的思想，令人反覺不安。我雖不認我的思想是危險，但即使文部省能作成想作成的人民，未必就「天下太平」。

再得些生動的人，實為必要，而生動的人，僅讀教科書，却不能滿足。

一四 住在新村的人

非難我的著作登入教科書宮崎市的代議士，他的理由却有些珍妙。

若說我的思想不好，新村的同胞主義不好，或說人不應像人的去生活，方好，從這些議論，來非難我的著作，却很容易明瞭。但他不說那些，只說不應住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那便可笑了！

這個好像同說某村住有社會主義者，村中人的著作，便不可登教科書一樣，這不是很滑稽嗎？若說我的思想，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有共通的處所，這也却很容易明白，或又說新村只想聚集那些人，並贍養他們，此雖與事實不合，也屬尚有理由可說。但說村裏已經住了那些人，這便沒有理由，因為村中現在實沒住有此類主義者一人。

但人數雖少，元氣淋漓者甚多，故很有趣，誰都想做些事。
（未完）

一年來國內定期出版界略 述補

伏園

「一年來國內定期出版界略述」，這是一個何等重要的題目，從去年年底到今年新正，我幾乎沒有一天不想試作，但是終於未曾作得成功。新近有唐山大學出版的「唐山」旬刊裡看見「軒」先生作的這篇，使我非常喜歡。除了全篇轉載以外，再就我所知道的補上數十種

主義，都不成問題。我們未嘗有一回因為他是社會主義，或國家主義者，下過了「逐客令」。故無論唯物論者唯心論者，國家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果屬赤裸裸的人——好人，我們都表敬愛；但果屬社會主義者，與其屏居山中，却寧喜去到街頭去喧鬧。故此類人，雖然肯來，而居尙未定，也就去了。又就我個人說，我的思想原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有所不同，但不因此，認有叫他們出村的必要，自己想出去，則其自由；新村原打算只住四十人，二三日前，不知誰數了一下，已到了五十人，更加上行將歸來的人，則將到五十五六人，實屬沒有引進別人的餘地的新村。

時事短評
(一)政府還不把日本公使送出境外？
——盧白生

婦女問題叢書

婦女問題十講

猛進

時事短評

(一月八日出版)

本間久雄著 章錫琛譯

新河
河上

盧白生

新河

期一
月十四日（星期四）
發行處：北京銀閣十九號

燕樹
林德認
謝循初

論壇，勸業場，青雲閣，賓宴華樓，琉璃廠，
公園各書莊。報費國內全年一元六角五分，
日本朝鮮同。國外全年大洋二元四角。

總發行處：北京東城沙灘新開路五號，
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期八，半年一角。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半年一圓二角。

售書時間：每天下午一點半至六點鐘。

定期副刊

，雖然數目比「軒」先生所舉的較多了，但完備是依然不能說的。以下是唐山旬刊第三期中「軒」先生的原文。

★ ★ ★

▲一年來國內定期出版界略述 軒

處此偏僻的唐山，來談國內定期出版界，真有點冒昧。這年來自語絲，現代評論，猛進三刊出後，國內定期出版物譁然風起雲湧，熱門不可一世，雖然同學劉君謂之儘量地發揚與我們，我們也儘量地接受，可是交通閉塞，功課繁重，究不能得窺全豹，遺珠之處，在所不免，此略述二字所由來也。

定期小刊物過多，不成氣的言論遍地，現象怪奇，固猶問題，但我的動機不在這個。我只覺得：如此繁盛的我國文壇園地，不管其中花草叢生，良莠不齊；不管其中有的正欣欣向榮，有的將枯萎待斂，有的早衰落絕跡，不管

自然，文中所舉之刊物，不獨限於本年度內，然至去年十一月。凡各種毫無意義或曰團體之機關刊物，均不列舉。在「述」又，文中三數種刊物，只間接知其內容

，直接不會看過。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要敘述一年來定期出版界，請先從語絲現代評論猛進三刊始。

（二）語絲——週刊北大一院新社。這

個「自由說話」的刊物，以周作人魯迅為骨幹，林語堂衣萍等為配角的。因主持者之努力，文思之雋逸尖刻，格調之風韻滑稽，廣而國內外，在它作者中，除周氏二人外，我所喜歡的推林語堂與錢玄同，而尤以林為最。林氏對於政治的見解，鴻湖通等遠甚。在最近週年紀念號上以魯迅之離婚及衣萍之愛麗為最有意味。

（三）現代評論——週刊，北大一院現代

社。現代評論掛起「大學名教授」的招牌，大吹大擂，已一年了。銷數由三千而八千而一萬。第一期翻版至四次，第二期至二次之多，可見大學名教授之威震遐邇，名滿海內。評論時倒還有勁，對於段政府的設施，毫不妥協地

副刊。

（四）京報副刊——北京京報社。此刊係

去年十二月由孫伏園編輯發行。一年以來，成績亦有可觀，其中尤以本新年之二大徵求為最，最有意義。「青年愛讀書十部」徵求之結果，以愛讀紅樓夢，冰心之超人，郁達夫之沉淪為最多，由此可知我國青年怎樣沉溺於靡靡之文園。「青年必讀書十部」徵求之結果，魯迅先

生主張不讀中國書，林語堂先生把經書分爲閒話漂亮話等類，亦別有創意。

(五) 民報副刊——此刊自本年十月起，由徐志摩編輯。該社因之廢舊發售，以慶祝此「提高革新」之副刊。可是徐詩哲上台後有什麼成績？第一天點了許多文增健將，然而應者寥寥，已令人感到吹牛之乏味。式樣變了一變，封面回來了一個「人死我活」，只別開生面而已。內中文章，除詩哲自己一兩篇外，餘如亦白言論，與梁啟超一鼻孔出氣，不敢領教。

(六) 民報副刊——北京民報社。此附刊還可看，不過出不到十期，因陳友仁被奉軍監捕，民報社無形解散，該刊即短命死矣。

(七) 國民新報副刊——北京國民新報社。此刊係新出，我未親見，不過魯迅主編，總還可看，思想界權威者的東西還有錯的？

(八) 國語週刊——北京京報社副刊之一。

錢玄同與黎劭西發行此週刊，特爲宣傳國語並介紹民間歌謡。出後推銷甚廣。現因京報撤館各種副刊，該刊已預備獨立出版矣！

(九) 鄭原——週刊，京報社副刊之一。國內諷刺最利害，挖苦最刻毒，見解最深切的小刊物，惟有鄭原。現因京報撤銷各種副刊，此刊亦隨之告終。

（第一次特大號（一月一日出版）
（第二回長的科考（未告）半價五元一冊
（二）病了的玫瑰（安淇生）共產
（三）我見（漆樹芬）一個像與符咒（一
（四）一寒（楊正元）老人們的沉
陳大濟先生與章錫琛周建人二先生關於性之德

婦女問題叢書
新社會道德討論集

（十五年一月十一日出版）
（十六）風（讀林譯茶花女以後（評論）
（十七）句（韓詩集考（讀詩雜記）
（十八）周秉玉

伍列禪

(十) 文學週刊——京報社副刊之一。緣波社出版，以焦菊隱，于成澤等爲主幹。精采

不多，惟社員之努力可嘉。曾出中國文學號二期。現亦隨着原告終，將來獨立出版與否，不可得知。

(十一) 鑑賞——週刊，上海時事新報社發行。自文學研究會之文學週報脫離時事新報後，鑑賞即起而代之。此刊係書評及整理舊文

學性質。內中所刊文字，以鄭西諦之白璧遺音譯較有意義。

(十二) 黎明——週刊，上海民國日報社發行。此刊由劉大白陳望道徐蔚南等所組織之黎明社編輯。內容偏於文藝方面，惟思想學術方面亦不少。

各報正副副刊述既竟，讀者當得知其大概，我國報紙之出色，就在這點。凡各報之老爺，此刊係新出，我未親見，不過魯迅主編，總還可看，思想界權威者的東西還有錯的？

(十三) 文學週報——文學研究會發行。此報自脫離時事新報後更行發展。純文藝定期

刊物，自創造週報停刊後，此刊爲碩果僅存者。五卅一期，很有可觀；鳴子幾筆漫畫，爲此刊生色不少。

(十四) 洪水——半月刊，上海光華書局亦孫文主義信徒所發行。言論極透澈可觀。

。洪水爲創造社一部分青年社會所編輯，以周全平及洪爲法爲主幹。去年曾出過一期，因環境困難，即行停刊。本年十月，重整旗鼓，現已出至六期。此刊爲自由發表思想而設，不論

哲學政治社會等等文字均可；惟以創造社的文章久播，故人多視爲文藝刊物。一二期太壞，已出至六期。此刊爲自由發表思想而設，不論

哲學政治社會等等文字均可；惟以創造社的文章久播，故人多視爲文藝刊物。一二期太壞，已出至六期。此刊爲自由發表思想而設，不論

哲學政治社會等等文字均可；惟以創造社的文章久播，故人多視爲文藝刊物。一二期太壞，已出至六期。此刊爲自由發表思想而設，不論

期八

子三）評易家著「社會學史要」（張劍華）
（本期篇幅增加另售大洋一角額定者
不加一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發行

角

上海寶山路三德里A十九新女性社發行

姜華

期

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發行

北京寄售處東城花胡同北新書局

星的火兒（二）

發行處大木倉十八號陳大謙

期一

每份銅子四枚

（十九）甲寅——天津甲子通報社。新文化風平浪靜地過了數年，到了現在，平地一聲雷，遇着一隻紙老虎，章「總長」總算賣氣力了。譬如反對白話，再進而「評新文化運動」——紙張潔白，印刷精緻，一望而知其為「總長」之出版物。惟狗屁聯珠，謬論自出，斯為憾耳。「頌揚執政，恭維自己」這八字鐵計，即可見我總長之厚臉矣！社址原在北京，近京政府突起，紙老虎竟抵不住真槍彈，惶惶然逃而至天津。

（二十）中國評論——南京東南大學。此刊係東大一部份教授所編輯，專為評毀國民黨，擁孫東文而出的。式樣全倣現代評論，而內容較現代評論尤為下流，無獨有偶，固南北一耳。《頌揚執政，恭維自己》這八字鐵計，即可見我總長之厚臉矣！社址原在北京，近京政府突起，紙老虎竟抵不住真槍彈，惶惶然逃而至天津。

拉雜地舉了二十種，過後看來，自亦不滿，更難勝贊者之望。此事本應由緝之幹，可是劉先生課忙，無暇及此。於是見聞狹窄的我少不得來獻醜。好在我的本意不是介紹，也不是批評，只不過把臭草香花雜陳於讀者之前，供新年時談話資料而已。十二月二十一日。

★ ★ ★

以上我把「軒」先生的原文抄完了。對於「軒」先生的意見，我自然也有不能盡同之處，然

大體上是贊成的（對於本刊的獎勵則應感謝），所以現在不想再講關於以上二十種的話了。

（一）敵刊徵求青年愛讀書上部的結果是或小有出入，或近日又有改變者，據我所知略舉幾則如下：

（一）敵刊徵求青年愛讀書上部的結果是紅樓夢一八三，水滸一〇〇，西廂七五，呐喊六九，史記六八，三國志六二，儒林外史五七，詩經五七，左傳五六，莊子五一等，原文所舉第二第三兩部得票並不甚多，詳載本刊合訂本第四冊。

（二）國民新報副刊分甲乙兩種，星期一三五及星期日為甲種，性質為社會科學，由陳啟修先生主編；星期二四六為乙種，性質為文學，由魯迅張鳳舉兩先生主編。魯張兩先生是按月輪編的，例如十二月由魯迅先生編，現在一月就改由張鳳舉先生編了。

（三）國語週刊已獨立出版。印刷比在敵報附印時更為精美。已出第二十七八九三期，二十九為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專號。發行處為北新書局。

（四）莽原已出半月刊，改裝成本，一月十日出版，詳見本刊中綴廣告。

（五）國學週刊之出版與北大國學季刊之定期無甚關係。國學季刊並不停版，惟學校經

費支銷，印刷不能如期，出版也因之不能如期了。

現在要就本刊編輯部所有，再舉若干種以補「軒」先生的不及。因為手頭剛有一本「唐山」旬刊，就從唐山說起罷。

（二十一）唐山——旬刊，唐山大學學生會出版股。一月十日已出第四期。每期更換封面圖案，正如舊的內容，每期必有新類的作品一樣。

以下再舉幾種學校刊物。

（二十二）孔德旬刊——北京東安門北河沿孔德學校旬刊社。這是我早想介紹的了。還是一直從前，我作那篇「評張競生先生的『人生觀』」的時候，因為裏面有「張先生走的是第三條路」一句話，便被「孔德旬刊」的編者王品青先生逮住了，說「我們的刊物走的是第四條路，你也得給我們介紹介紹才行呢！」真的，孫福熙先生已經說了，「孔德是最有組織，最肯用試驗的精神，的學校。因此我很愛讀他們的旬刊。」旬刊的特色，據我看，還有，是校中各部分平均分得說話的機會。學校刊物有全是由教職員主持的，也有全是學生主持的，教職員自然作文毫不費力了，在孔德旬刊中教職員却並不一味霸佔學生的篇幅，即便是剛學作文的

小學生，在旬刊上也佔有相當的地位，有時還

附列一頁兒童畫。這確確實實是第四條路！

（二十二）今是校刊——半月刊，西席頤和園今是男校與北京阜成門大街今是女校。這是新近誕生的刊物，正如今是學校也是新近誕生的學校一樣。一月十五日已出第六期。封面由同作人先生題字，使這刊物與多數人更加熟悉了。編者是孫斐君女士。

（二十三）南開週刊——天津南開大學。南開本出有「校風」，我見過幾期，大概是離城市較遠的緣故罷，議論每與一般人的心情格不相入。「南開週刊」大約就是「南開校風」的後身，但內容已與校風大不相同，編者是去年的後身，但內容已與校風大不相同，編者是去年北京平民中學的教務長陳秉信先生，他是一位極富識而又能辦事的人，去年冬季纔到南開去的，週刊一月十二日已出第十七號。

（二十四）中法大學半月刊——北京皇城根一千九號中法大學。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刊行

，今已出至第二期。紙張印刷均甚精美，而文體却欠流瀉（第三期竟無一篇白話文）。我與該刊編者周子平先生極熟，還要當面勸告他哩。

（二十五）交通大學月刊——北京交通大學，本刊所收到的尚是去年十一月出版之第四期，內如「我國近四十年來之交通史略」等均

六

石園今是男校與北京阜成門大街今是女校。這是新近誕生的刊物，正如今是學校也是新近誕生的學校一樣。一月十五日已出第六期。封面由同作人先生題字，使這刊物與多數人更加熟悉了。編者是孫斐君女士。

（二十三）南開週刊——天津南開大學。

南開本出有「校風」，我見過幾期，大概是離

城市較遠的緣故罷，議論每與一般人的心情格

不相入。「南開週刊」大約就是「南開校風」

的後身，但內容已與校風大不相同，編者是去

年的後身，但內容已與校風大不相同，編者是去

現

時事短評
裁印及抵補

三、日本的對外貿易
少、蘇聯本期目錄列后：

西、皮船白
陳翰笙
評、社會文明的全集。著者說：「我是也以斯

利大木提、生將自己的文集輯成「青少年少女」一樣

唐有毛

出了象牙之塔

期一上出版之國魂旬刊，現已改成周刊了。週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零售每份銅子四枚外埠每二分訂閱
年年五角全年一元

處經售 北京翠花胡同北新書局

思想的發達，述中國歷來對於婦女的思想及近
年來解放之情狀，尤為詳盡。末附索引，極便
檢查。全書用道林紙精印，實價大洋一元。

(七)「開話一」
(八)民衆與武力
釋勒路傅 Friederich Schuller

健 健
楊丙凡 楊丙凡
鷹田谷 鷹田谷

以未上學校，就在家裏玩起來了。

我的小時候的性情，最安穩不過的，雖不如女子那麼安詳，然也不似其他小孩的那麼頑皮，所以我得捨去和他們捉賊，打仗的遊戲，却來和一夥女孩子頑。那時候女孩子如連香子，娟娟，九桃，四連容……，她們極欲和我在一塊兒頑耍的。

這天頑的更高興了！連香子及我算一家，九桃，四連容，娟娟算一家。先是請客人頑，你請……，後來九桃提議說：「這麼頑的好！」，我們要媳婦頑吧！」大家都贊成了。四連容（連香子？）趕緊說道：「沒有轎子呀！怎麼辦呢？」這時候我正在小椅子上坐着，感到我們成了我的知己了；聽了她的話，就說：「那好辦！我去變去！」於是我把官椅取下一把來——與連香子搬出來的一——兩邊綁上兩根木棒，說：「這轎子好不好？」……。連香子說：「好！好！太好了！」不用說新媳婦自然是我。連香子說：「誰當新媳婦呢？」九桃說：「四連容」。「不行！我叫小三！」娟娟說笑了。娟娟呢，站在椅子邊不作一聲，低着頭只管穿那椅衣。九桃放嘴尖，說道：「唉！這不是新媳婦嗎！」她連笑帶說並且指着娟娟；娟娟也不加反抗，計議遂決定了。九桃和四連容抬轎，嘴裏咭唔

個不住。娟娟頭上蒙着一塊手巾，低着頭，端端正正的坐在轎內。轎子繞院一周，放在我家門前；九桃和四連容又忙忙的回她們的家了，還預備來會親友哩。我和娟娟拜了天地，入了洞房。我又去請客人，客人來了，用酸棗和糖待她們……一場喜事辦完了。

又是一星期，大家不待招集就到我家了。

今天使我最歡喜的是：連香子又邀來二位新角色來——玉桃和她的妹妹海桃。當她們到我家時，我正和媽媽吃飯呢，飯也顧不得吃了，三口兩口的往嘴內倒，招得她們都笑了——尤其是海桃的微笑！九桃說：「慢些！小心……！」連香子怕她一眼，招得母親也笑了。的確，爲你們噎死，那才好呢！倘若那時噎死，那有此時的我呢？咳！過去的事實呀！

他們姐兒倆，玉桃和海桃，非常之美！尤其是海桃，更好看！她的漆黑的頭髮，蓬蓬勃勃；含包的桃花色底面龐，細膩極了！嘴唇兒櫻桃一般底紅；那水滔滔的眼睛，正如白水晶包含着黑水晶似的。她穿着魚白色的小襪，外面蓋着黑色的背心，站在她姐姐面前，一言不發。醉心的我，把全副靈魂早放在她的身上了。

人比上次又多了；轎頭連香子就說：「順加了。先是連香子給劉家做媳婦，繼續的是九桃，玉桃，四連容，都有各人的歸宿了。娟娟呢，嫁給一個二十七八歲的男子，並且是續弦，前房還留下一個小子一個女子的，他一定音自落漠了。我呢，爸爸不讓了，並且也不欲早訂下。海桃呢，比我小四歲，更不是提婚的時候。

光陰一天一天的過去，歲數一年一年的增在浪漫時代的我，幼稚的心靈，一定以海桃做我的要求品；但是這種口子，是不容易張的。舅老姑非常之愛我，但有一次說：「小三！確是個好孩子呀！」又有一次最使我心田覺得着莫名的快感，是在一天午後，我有海桃在她們的春游上坐右說笑話，不知道她就進來了，突如其来，她向我笑着說：「小三！看這一對兒，多親熱的！」

勿着！娟娟不很願意似的坐在一旁，我也無心顧及。

海桃的外祖母是閻老姑，住在我家巷口外。

她和她的姐姐住在閻家。自從一次認識以後，詳細我都知道了，我便不問到我家洞房。我又去請客人，客人來了，用酸棗和糖待她們……一場喜事辦完了。

「算了吧，你敢想方吧！」他說完這話，我彷彿睡上，熟睡的一會兒；對於他說的話，半個字也不會記得。深夜裏，更無言了。我鋪仍然說笑話。什麼都不能減？——筆頭。哈！哈！

鬼主了荷小了，海珠也大了；見面日緊，回來——在昆明內——給老姑帶來些零零碎碎，是她的孫子給她的。自然當日我就送去了。芝姑正有事上了街了，海珠正在哩。我倆見面之下，彼此都無話可說，我並問了句：「老姑不在家，老姑不住在家嗎？」——老微微的——一首歌說：「是！還不在家裏！」說着像花似的臉紅了。這時候，室中靜悄悄的，寂寥極了！我終於忍不住了——但是話呢，不知先說那一句的！慢慢的走到她跟前，她的面腮更發的紅了！她说：「三哥！有人來了！」這時院中步聲，我罕有的拍了她背上一下子，悄悄的說：「你不要忘了呀！我是永久的愛你呀！」老姑果然回來了，我站起來說：「街上來了！老姑！你老可好！」她笑迷迷的說：「去來？老姑！你老可好！」——元荷一下，寶貝！」元荷把東西，叫她給帶來的。」我把東西交給她，她要告辭；她說：「先坐着吧！又答應了！我連走帶說：「老姑太也外道了！」這時芝姑也還在後面說：「三哥！你一走巧現的好，同學們是誰都知道的；這更給他們聽了話的了。冠英跑到文哥床前，提着她兩隻手說：「跟你姐姐說：我給這一朵吧！」文哥本來是小孩子，那知道是暗話；他搖了搖頭說：「不！我姐姐叫三哥給這吧！」第二天是星期

「我不在校裡，文訥又去找我去了；冠英兩
把他夾住說：「你以後要叫我三哥是姐夫，不
要叫三哥了！」這是午後名世君告給我的。
炎熱的太陽，掛在白藍色的空中，乾燥的
空氣使我感覺得異常困乏，走來來往往的行人，
都向南邊陰地而行。我是因為什麼事，〔不
記得〕，從西來向學校去，正逢着她在門口站
着呢？好！我走到她的面前了，〔含笑看說：
「西邊去來？三哥！」〕我緊接着說：「是的！
〔你要記得住我！」〕她帶含笑的樣子，很
很的看了我一眼，說：「什麼？」我的嘴
幾乎從頭直跑出去，也不辨路途，一步，二
步……就過去了。

「你要記住我是永久的愛你呀！」這話，也不知怎樣使她聽了多少次。
我的爸爸託媒人細她家提親去了，誰知她的爸爸毫不允許！
我再也不敢存有希望了：她坐着紅轎竟去見她的情人——或者不是——去了！

紫煙手不停腕，急急的把這一片過去的書寫，寫在日記冊子上。窗外風仍呼呼不住的吹，他站起來伸了一伸腰，看一眼日記，嘆一聲：「唉！」

造謠的又失敗了！

在北京這個大舞台上，有所謂「國家主義」者，有所謂「民衆正統派」者，有所謂「工界聯合會」者，有所謂「研究系」者，有所謂「安福走狗親日派」者，總之是無奇不有。他們雖然是名目不一，而他們的工作則「不謀而合」。他們口口聲聲也喊革命，幹起來就搗亂，革命二字在九青年外。每次羣衆開會，上台演說，他們總想種種方法去破壞，不是在他們的粗鄙上，就是說官廳禁制傳言，乘機搗亂，就是說官廳禁止開會啦！甚至在會場中借端滋事，以引起軍警

亂子移到革命民衆的身上，他們好借端攻擊，這種把戲已不止演了一次，稍有心的人，我早已明白。這次（一月十四日）一天安門反日示威運動，他們又把故技拿出來了，事前在他們自己受人出站的造謠機器上大言特言的說共產黨要破壞秩序，官廳禁止開會。但是著者只管去，羣衆並不是沒有眼力的，所以不能舉行那樣有秩序的大示威。當他們知道他們是說不成功時，他們也在羣衆之中，想借端生事。所以在開會之先，台西有騷動，然而民衆知道那可是何等作用，很有條理的維持下去。可憐，可憐，向某報表同情的某報和某晚報，竟「九牛二虎」的力量去中傷羣衆。結果，結果乃沒有一絲成父。不過對於這件現象，請求羣衆可憐他們。我們要想想他們的飯碗是很不容易得來的。可憐！可憐！可憐！他們的主人翁，把他提心吊胆的弄來的貴國驕致，你們也太飯桶了，輕輕一無所成的就給他糟蹋了，這是多麼傷心的事！

好了，羣衆運動，日後更要多多的舉行，你們趕快多多的向你們主人翁領津貼，你們加強的中傷羣衆，中傷你們和國家主義者，自命為國民黨正統派者或其他所反對的一國民黨反派——「共產黨」，羣衆決不脅再去做你們的飯桶，決不屑去搞殺你們的報紙，雖然你們自己請求過。因為他們十分了解你們的苦衷，他們絕對不忍你們失了飯碗去賣兒賣女，通妻媳為去幾步而死。好了！你們幹你們的去吧！最後我要向你們說：「愚謠的又失敗了！」

不過你們不要傷心，我却十分了解你們，我這並不是諷刺你們，我這只是向民衆隨便說一句「閒話」罷了！

章錫琛啟事
錫琛對於婦女雜誌事務早經辭去

自民國十五年起與商務印書館完全

莽原半月刊

本草

北京適存中學招生